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幻中遊 第六回 貞烈女舍身報母仇

話說房翠容回到娘家，一則掛念石生，又掂度著王家五百兩空銀子。日夜憂愁，容顏漸覺憔悴。房應魁見他女兒這般光景，心裏十分骯臟，積得成病死了。剩下翠容母子二人，更加淒楚。這王詮自見翠容之後，心圖到手，苦於無方。聞說房守備已死，他生了一計。因長安現任知縣是他父親的門生，就騎了一個極快的驢子，一日可行五六百里，遂往長安縣去了。進得衙門，住了幾天，知縣金日萃偶然說及石家這樁事來。王詮道：“石公子是弟的同進，且係對門。他變了產業來賠修河工，料他不久就到了。但有句話不得不向世兄說知，石生為人甚是詭譎。完工之後，定叫他看守三年，纔可放他回家。不然，偶有差失就累及世兄了。”金日萃應道：“相為之言，小弟自當銘心。”王詮又停留了幾日，就回羅田縣來了。石茂蘭來到西安府，落了店。差人投了文。次日早堂，見了太府，太府限他六個月完功。差人把石公子並銀子五千，押送長安縣去。長安的知縣把銀子存庫。每日祇發銀子二十五兩，著差人同石公子覓夫二百多名，往河上去修理。挑的挑，扶的扶，祇消得一百四十五天，就修的依舊如初了。剩下的銀子還有兩千，石生去領。長安縣開出一本上司衙門使費的賬來，給石生看說：“剛剛足用，並沒剩得分毫。”石生也不敢十分強要，親去稟知太府，工已告竣。太府驗過，把功收訖。石生送了一個求回籍的稟帖，太府批道：“工雖已竣，尚須保固三年，方許回籍。私逃者，拿回重責。”就把石生羈絆在此處了。喫飯沒錢買，住店沒錢僱。祇得在河岸上搭了一個窩鋪住著。日間在城裏賣些字畫，落得錢數銀子，聊且糊口。晚上回到窩鋪裏去睡。受了許多飢寒，嘗了無限苦楚。作詩以自傷，其詩曰：

河工告峻不許還，身受艱辛幾百般。
異域無親誰靠戀，故鄉相隔多雲山。
白晝街頭空擾擾，夜間臥聽水潺潺。
轉籌返旆在何日？心痛曷勝兩淚漣。

石生在外住過一年，王詮在家寫了一封假書，著人送到房宅，說是石生的家報。翠容拆開一看，上寫道：

予自修河長安，操勞過度。飲食不均，積成一病。邇來日就垂危，料此生斷難重聚。賢妻年當青春，任爾自便，勿為我所誤。餘言不宣。

拙夫石茂蘭手書

翠容問家人道：“這書字是誰送來的？”那家人答道：“是西頭王宅裏人送來的。”翠容心裏道：“孽畜是來行離間計了。”也寫了一封回書道：

妾自丈夫西去，久已封髮自守。此心不惟堅若金石，亦且皎如日月。但祈生渡玉門，以圖偕老。如有不諱，情甘就木。禽獸之行，斷不肯為。臨啟曷勝愴淒之至。

賤妾房翠容泣書

寫完封好，著人送給王詮說：“這是石家娘子的家信，煩王大爺千萬託人捎到長安去。”王詮收下，拆開一看。知此計斷是不行了。心中又畫了一策：“聽聞那劉氏夫人，夜間常起來焚香拜斗。再把這個老媽治煞，單刺翠容，一個女子，斷難逃脫我手了。”主意拿定，他家有個家生子名喚黃虎。年紀二十多歲，甚是兇惡，且善於跳牆。許了他五十兩銀子，叫他往房家去行刺。黃虎應允。

到了次夜，黃虎拿了一個金剛圈。竟跳入房宅內院，轉過堂前一望，見劉氏夫人跪在地下，正磕頭拜斗哩。黃虎暗暗走到背後，一把掀倒，使腳蹬住喉嚨。頓飯時間，把個劉氏夫人活活的捫死了。翠容在房等候多時，不見他母親回去。起來看時，早已死了。叫人抬進屋裏，痛哭一場。天明料理喪事，不題。

翠容想道：“害吾母者非他人，定是王詮。”欲待鳴官，苦無憑證。且身係女流，不便出去。無奈何，忍氣吞聲，把劉氏夫人殯葬了。是時，正當八月盡間。一日，陰雨蒙蒙，金風颯颯。淒涼之狀，甚是難言。到得晚間，點起燈來，追念雙親，懷想丈夫，滴了幾點血淚。因題詩一首道：

征人一去路悠悠，孤守深閨已再秋。
萬里堤旁草漸蔓，望夫石畔水空流。
遊魚浮東渺無望，飛雁銜書向誰投？
悽思常縈魂夢內，幾時相逢在重樓。

詩已題完，千思萬想，總是無路。長歎道：“這等薄命，卻不如早死為妙。”遂取了一根帶子，拴在門上闌上。正伸頭時，忽見觀音老母，左有金童，右有玉女，祥雲靄靄，從空而降。把帶子一把扯斷，叫道：“石娘子，為何起此短見？祇因石生的魔障未消，你的厄期未過。所以目下夫妻拆散。你的富貴榮華全在後半世哩。我教你兩句要言：作尼莫犯比丘戒，遇僧須念彌陀經。這兩句話就可以全你的名節，保你的性命。切勿勿忘。外有藥面一包，到萬難解脫時，你把這藥，向那人面上灑去。你好逃生。”翠容一一記清了。正要說話，那菩薩已騰空去了。翠容起來看時，桌上果有藥一包。上寫“催命丹”三字。仍舊包好，帶在身邊。出來焚香拜謝一番，方纔回房。不題。

卻說王詮又生一計，使錢買著縣裏的衙役，拿著一張假文來向翠容道：“石公子已經亡故，河工還未修完。現有長安縣的關文，叫家裏人去修完河工，以便收屍。翠容不知是計，認以為真，痛哭了一場。對差人道：“我家裏實沒人來領屍，煩公差大哥回稟縣上老爺，給轉一路回去罷。”差人道：“這也使的，但須有些使費。”翠容把首飾等物，當了幾兩銀子交與差人拿去。差人回向王詮道：“房小姐認真石公子是死了。”住了些時，王詮著人來題媒，翠容不允。後又叫家人來討債，翠容答道：“我是一個女人，那有銀子還債。”王詮又行賄縣公，求替他追比這宗賬目。這羅田縣知縣，姓錢名為黨。是個利徒，就差了原差，飛簽火票，立拿房氏當堂回話。差人朝夕門口喊叫，房翠容那敢出頭。誰料禍不單行，房應魁做守備時，有一宗打造的銀子，私自使訖，並未奏銷清楚。上憲查出，聞其已死，行文著本縣代為變產填補虧空。遂把他的宅子盡封去了。翠容祇得賃了兩間房子，在裏邊安身。

王詮見翠容落得這般苦楚，又託了他的一個姨娘姓毛，原是房家的緊鄰。來向翠容細勸道：“你是少年婦人，如何能打官司？又沒銀子給他，萬一出官，體面安在？依我看來，你這等無依無靠，不如嫁了他為妥。到了他家，那王詮斷不輕賤看你。”翠容轉想道：“菩薩囑付的言語，或者到了他家能報我仇，也未可知。”遂假應道：“我到了這般田地，也無可奈何了。任憑王家擺布罷。”毛氏得了這個口角，就回信給王詮。次日，王詮就著他姨娘送過二十兩銀子來，叫翠容打整身面。怕他夫人不準，擇了一個好日子，把房翠容娶在另一處宅子上去。這正是：

真心要赴陽臺會，卻成南柯夢一場。

話說王詮到了晚間進房，把翠容仔細一看，真是十分美貌。走近前來，意欲相調。翠容正色止住道：“我有話先向你說知，我丈夫石生，與你何等相與。定要娶我，友誼安在？且我母親與你何仇，暗地著人治死？”王詮道：“你我已成夫婦，往事不必再提。”翠容道：“咱二人實係仇家，何得不思雪夙恨。”遂把那藥面拿在手中，向王詮臉上一灑。那王詮哎喲一聲，當即倒地而死。翠容見王詮已死，打開頭面箱子。把上好的金珠，包了一個包袱。約值千金，藏在懷中。開了房門，要望路而走。忽然就地刮起一陣大風，把翠容刮在半虛空裏，飄飄蕩蕩，覺著刮了有兩三千里，方纔落下。風氣漸息，天色已明。抬頭看時，卻是觀音堂一座。

進內一看，前邊一座大殿，是塑的佛爺。轉入後殿，裏面是觀音菩薩。盡後邊纔是禪堂。從禪堂裏走出一個老尼來，年近七旬。問道：“女菩薩，你是從何處來的？”房翠容答道：“妾是黃州府羅田縣人。丈夫姓石，今夜被狂風刮來的。不知這是甚麼去處？

離羅田縣有多少路程？”老尼道：“這是四川成都府城西，離城三里地。此去黃州，約有兩千多路。”翠容道：“奴家既到這裏，斷難一時回家了。情願給師傅做徒弟罷。”老尼道：“我比丘家有五戒，守得這五戒，纔可出的家。”翠容問道：“是那五戒？”老尼道：“目不視邪色，耳不聽邪聲，口不出邪言，足不走邪徑，心不起邪念。”翠容道：“這五件，我都守得住。”老尼道：“你能如此，我給你閑房一座住著。各自起火，早晚不過替我掃掃殿，燒燒香。除此以外，並無別事派你了。若是願意，你就住下。”翠容道：“這卻甚好。”遂拜老尼為師。折變了些首飾，以此渡日。翠容想道：“菩薩說，‘作尼莫犯比丘戒’這句我明白了。‘遇僧須念彌陀經’，僧者，佛也。”就一日兩次，來佛殿前焚香禱祝。不題。房翠容在外莫說。

但不知茂蘭回來如何？再聽下回分解。